



# 契訶夫 高爾基 通信集



新文藝出版社

# 契訶夫高爾基通信集

適 裴 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四·上海

文 基 一 般  
契訶夫高爾基通信集

翻譯者 適 真

《本書根據日本東京筑摩書房刊行的湯淺芳子日文譯本重譯》

\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 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

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

大 東 印 刷 廠 印 刷

精 全 裝 打 所 裝 銛

\*

書號(113) [I I 13] 本書 103000 字

根據海燕書店一九五〇年二月紙型重印

本書曾印三次

一九五四年五月上海第一次重印

本次印數 3000 冊

累計印數 12500 冊

定價 6,400 元

\*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壹號

# 一 高爾基致契訶夫

十月或十一月初（一八九八年 尼士尼城）

從V·S·米洛柳波夫的傳言，知您要我的著作集，現特寄奉。趁這機會，我給您寫這封信，安東伯芙洛維契。我要向您告白，我從年輕時候就對您懷抱衷心的熱愛，在您驚人的天才之前，我感覺得喜悅，在您那悲愁的，攝人心魄的悲劇的而且柔和的，永遠那麼美而細膩的才智之前，我感覺得歡喜。不管一切，我要握您的手，握一位藝術家，同時有一顆真摯的心，而且還是富於憂傷的人——是麼——的您的手。神啊，爲了俄國文學的榮譽，讓您活在這個世界上。願神賜給您健康和忍耐，飽滿的精力！

讀您的作品，使我經驗了多麼神奇的不可思議的瞬間。我讀着它，幾次哭泣，像落在陷阱中的狼一樣的掙扎，而且好久好久地，憂鬱的笑。

您看了我的信也許會笑吧，我覺得我毫無含蓄地，熱中地寫了許多蠢話。但這些蠢話卻都是從心坎中發出來的——唉，我太傻了，縱使這是偉大的。——您一定是很明白的。

再一次握您的手，您的才能是一種清淨明朗的精神。只是它被地上的絆索——日常生活的卑微的

絆索——束縛住了……因此它是憂鬱的大聲的哭泣吧——在號哭的聲音中，很清楚的聽見悲天憫人的呼籲。

A · 貝西珂夫

如蒙覆示，請直接寄交尼士尼城貝西珂夫，或由尼士尼報社轉下。

一 維克多·綏蓋維契·米洛柳波夫（一八六〇——）是莫斯科大戲院歌劇演員，藝名米洛夫，於一八九八年創刊萬人雜誌，對提高大眾文化有很大的功績。契訶夫、高爾基和當時許多卓越的作家，都在這雜誌上發表文章。

二 指一八九八年五月出版的高爾基全二卷之著作集，盡高氏早期佳作。

三 在一八九六至一九〇一年間高爾基在此報任職，經常書寫論文。

## 二 契訶夫致高爾基

十一月十六日（一八九八年 雅爾達）

敬愛的亞歷克舍·馬克西謨維契，手書及大著早經收到，早想寫信給您，被種種雜務擔延，請原諒。原想待空一點的時候，坐下來再細細的寫。昨晚睡前，讀了您的歌德華的市日，使我非常高興，請不要生氣，不

要誤會我，讓我先寫這封短信給您。我非常高興我們的相識，很感謝給您傳言的米洛夫。

好吧，等空閒一點，有機會再談吧。祝您快活，友誼的握手。

您的 A·契訶夫

### 三 高爾基致契訶夫

十一月下旬（一八九八年 尼士尼城）

敬愛的安東·伯芙洛維契

衷心感謝您的回音和此後再寫的約會。我焦灼地盼望您的來信和您對我短篇的意見。最近看了萬尼亞舅舅——我像女人樣哭了，雖然我並不是神經質的人。您的戲使我茫然若失，像經過了一番揉搗，我回到家裏，給您寫了一封長信，又把來撕破了。我不能很恰當的，明白說出這個戲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感想。我一邊看着這戲中的人物，一邊覺得自己正被一把鈍的鋸子鋸着，鋸齒在我心頭重重的鋸着，我的心在鋸齒底下收縮，呻吟而鬱悶，這對我是可怕的，這萬尼亞舅舅這完全是戲劇藝術的一種新型，是你給觀眾空虛頭腦上的當頭的棒擊。可是觀眾的愚蠢還是這樣的死硬，在海鷗中，在「舅舅」中，人家還都不能十分

理解您。您還準備寫戲劇麼？您的戲寫得多麼驚人的巧妙啊！

在『萬尼亞』最後一幕，當醫生在很久一段時間後講述非洲的酷熱，在您的才能之前我所感到的歡喜，爲了人類，爲了毫無色彩的我們的貧乏的生活，我所感到的恐懼，使我全身都戰慄了。是靈魂受到了襲擊吧，這襲擊多麼正確。你有的是巨大的才能。可是您曾經想過麼，這種打擊會得到什麼收穫？人們將因此而復活麼？我們是可憐的人類——這是不錯的。一種渾渾噩噩的人，陰沉而惹厭的人，對於像我們這種有腸子的皮囊，要幫助我們活下去，要愛憐我們，必須要有德性的人，可是人類還是可憐的，我雖是這樣一個無德的人，看了萬尼亞和跟他一起出現的那些人物，也禁不住嗚嗚哭泣，雖然哭泣不過是一件蠢事。您可知這，在您的戲中，我覺得您處理人物比魔鬼還要冷酷。您對他們像雪，像風雪一樣的冷，請您原諒，也許我的感覺是錯誤的。總之，我說的只是個人的印象。您可知道，在看了您的戲之後，我又害怕，又悲傷。只有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，我曾經有過一次這樣的感覺。我在院子裏給自己劃了一角，親手種了花，花長得很好，可是有一次，我給花去澆水，我發見花壇掘翻了，花被踐得一塌胡塗，殘亂的花木上睡着一匹豬——一匹後腿被門軋破的病豬。那一天，天氣很好，可惡的太陽卻故意冷冷的照出了我心中的空虛，就是這麼一回事，請您不要介意，假使我說得不對。我是一個非常冒失，非常粗魯的人。我的靈魂害着不可救藥的病。雖說一個用腦筋的人，當然應該是這樣的。

緊緊握您的手，祝福您對於健康和工作的熱情。人家雖然那麼熱烈的稱揚您，依然沒有給您充分的評價，而且還好像沒有很深的理解。我希望我不是這後者的證據。

A 貝西珂夫

尼士尼波萊伐耶二〇號

請您告訴我，您自己怎樣看您的『萬尼亞』？假使我的話使您覺得厭倦——請您老實說好啦，要不，也許我還要寫給您的。

一 那時候高爾基在尼士尼戲院看了萬尼亞舅舅。

#### 四 契訶夫致高爾基

十二月三日（一八九八年 雅爾達）

敬愛的亞歷克舍·馬克西謨維契！您最近的信，給我帶來很大的滿意，在此致衷心的感謝。萬尼亞舅舅是好久好久以前——寫的，我還從不會在舞台上見過，近年來它常在內地上演。——也許是因為我的

戲劇集出版了的緣故。我對自己的戲劇大抵是冷淡的。離開劇場已久，久沒有爲劇場寫作的心思了。

您問我對您的短篇的意見，是怎樣的意見呢？無疑的，您有才能，而且是真正的大才能。例如在短篇草原上，就表示一種非凡的力量，甚至使我感到羨慕，因爲這不是我寫的。您是藝術家，是聰明的人，您善於感物，而且有浮影的美。當您寫事物時，您能看得見這個事物，能用手去撫摸這個事物，這就是一種真正的藝術。這就是我能對您說的意見，我非常高興我能對您傾訴，我重覆說我非常高興的。假使我們有機會見面，作幾小時的談話，您就會明白我把您看得多麼高，對您的天才抱着多大的期待。

現在我說一點缺點。但這是很不容易說的，說一個天才的缺點——好似說院子裏大樹的缺點一樣。在這裏，主要的問題不在於樹的本身，而在於看樹者的趣味，是麼？

我的意見，先從您的缺乏矜持說起吧。您好似一個在戲院裏忍不住自己的喜悅，吵擾了別人的觀客一樣。這種矜持的缺乏，特別可以從您打斷對話的自然描寫中看出來。請您讀讀這種描寫，這最好寫得簡潔些，短些，有這麼兩三行就够了。對於那溫柔甜蜜的低語，天鵝絨一樣的感覺等等的反覆的敘述，使這類描寫加上了某種修辭性和單調性，減少了讀者的興味，使人覺得倦怠。這種矜持的缺乏在女人（金錢，木筏上）愛情場面的描寫中使人感覺到。這不是雄渾，也不是筆致的闊度，完全是一種矜持的缺乏。其次是您在那些典型的短篇中，常常使用那些完全不適當的言語。「伴奏」、「圓板」、「調和」——這一類言

語都是有害的，在您對智識階級人物的描寫中，使人感覺一種緊張，用心過度的地方。這不是因爲您對知識階級的人物觀察得不够，您是知道他們的，但您還不知道從怎樣的方面去接近他們。

您現在幾歲了，我不大知道您，我也不知道您是那裏人，以前幹什麼的，但我想，您應該趁現在年紀還輕，快離開尼士尼化兩三年功夫，到所謂文藝界中磨鍊磨鍊，這倒並非爲了學習家裏的雄雞可以更好些，而是爲的要埋頭到文學之中，用全身心去愛上文學。而且，內地容易使人衰老。珂羅璉，勃泰賓，馬敏，葉爾台莉——這些都是優秀的文藝工作者。您跟他們在一起，開頭的時候也許會感得無聊，可是，不久，經過一二年之後，您就習慣了，能够看到他們的長處了。而且他們的社會，可以使您補償首都生活的一切不舒服。

急待付郵，祝您健好，緊緊握您的手，再謝謝您的信。

您的 A · 契訶夫

雅爾達

一 這裏是指一八八九年所寫的林妖，七年後改作爲萬尼亞舅舅。

二 萬尼亞舅舅於一八九七年收入契訶夫戲劇集中出版。最初只有內地的舞台上演，第一次在莫斯科藝術劇院演出是一八

三

一八九六年十月在彼得堡亞歷山大林斯基戲院初演海鷗，結果失敗，從此契訶夫對戲劇失了興趣。

四 見克留洛夫的童話，驢子愛好夜鶯的歌唱，以為跟家裏的雄雞學習，一定可以唱得更好。

## 五 高爾基致契訶夫

十二月（一八九八年 尼士尼城）

您給我一封多麼好的信，安東·伯芙洛維契。關於造作的言語，您說得非常正確，我總是不能從自己的語彙中把它們放逐出去，而我的害怕粗糙的心思又妨害了我。其次是我永遠是急急忙忙的，我的成就那麼拙劣，而更壞的是我要靠文學生活。除此以外，我再沒有生活的能力。

我是一個自學者，已經三十歲了，我不覺得自己還可以比現在更好些，願上帝叫我留在今天所到達的階段上吧；這並不高，但對我已經是十分了。因為我是一個不大有風趣的人物。

而您是完全不同的，——可驚的強烈的天才。您說您不想再為劇場寫作，這使我要對您說，理解您的觀眾對您的戲劇是一種怎樣的態度。例如說，《萬尼亞》和海鷗，是戲劇藝術的新型，現實主義在這兒吹進了靈魂，把它提高到含蓄深刻思想的象徵。我以為這說得很對。聽着您的戲，就會想到為偶像供奉犧牲

的生活，想到人們像乞丐一樣的貧乏生活中所闖入的美，以及許多其他根本的、重要的事情。別的戲劇不能把人從現實提高到哲學的普遍化去，而您卻能夠。但是，請原諒！我說的都是廢話，即使您從此不寫戲劇而專寫短篇，這對於我，對於生活都不會有什麼損失。在俄國，還沒有一個可以比得上您的短篇小說家，你今天在我國是一位最有價值的巨人。我很愛莫泊桑，但我更愛您。我簡直不知道如何表示我對您的崇拜，我找不到適當的話——請您相信，我衷心地說，您是強烈的天才。祝你健康。您收到了生活的徵稿信麼？假使您同意他們的條件，那就最好也沒有了！請您允許吧，那邊有一位印象很好的人物 V·A·波綏；我就是被他邀去的。珂羅璉珂我認識，其他實在都是不大有味的人物。我不願去彼得堡，我對大城市沒有好感。在我從事文學以前，我是一個流浪者。而且到彼得堡去，我就會死，因為我稍微有點肺病。握手。

A·貝西珂夫

波萊伐耶二〇號

- 一 生活是一八九七年在彼得堡創刊的綜合雜誌，一八九八年未，波綏擔任編輯而面目一新，其藝術文學部門，高爾基盡力甚多，這時期中他自己的作品幾乎全部都在此發表，於一九〇一年四月號出版後停刊。
- 二 烏拉奇米爾·亞歷克山特洛維奇·波綏（一八六四—），是一位新聞人，對社會政治方面亦很活躍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機關刊物《新語》，生活等的創辦者和編輯者。於一八九六年因批評高爾基的作品，開始交遊。

◎ 烏拉奇米爾·格拉克契奧諾維奇·珂羅璉珂（一八五三——一九二一）與高爾基相識於一八八九年冬，時在尼士尼，已

為一著名的作家，高爾基拿自己所作的長詩去拜訪，對於高氏寫作上的幫助及後來的成名，有很大的助力。終生交誼不衰。

## 六 高爾基致契訶夫

十二月末（一八九八年 尼士尼城）

接到波綏的信，他告訴我您已允許在生活寫稿。

親愛的安東·伯芙洛維契——對於生活，您是一個轉轍手，對於我，您的允諾是最大的喜慶！我真是高興得不得了！

您大概已知道海鷗的大成功了！昨天，有一位深通舞台，與我國舞台巨匠都相識的人，那人已經快六十歲了，一個精神的通人，風趣很深的人——他含着興奮的眼淚對我說，幾乎跑了四十年戲院子，看到過多多少少戲可是像海鷗那樣驚人的，異教的天才的作品，卻還不會見過。這決不是一個人的反映——

您知道，我還不會在舞台上見過海鷗，可是我讀過了——這是強力的手所寫的作品為什麼您還不想給劇場寫作呢？您實在應該寫請您原諒，我這樣的迫您。我簡直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了，我又非常的愛您，您知

道麼爲了海鷗的成功，爲了生活，爲了自己，我高興我可以這樣的給您寫信。祝福您健康，愉快，和對自己的信心，而且生活萬歲！對麼？致節日的敬禮，如果新年還沒有來。

緊緊握您的手，您的才力充沛的手。

A·貝西珂夫

波萊伐耶二〇號

一、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，莫斯科藝術劇院上演海鷗，獲大成功。因二年前在彼得堡演出的失敗，對戲劇失了興味的契訶夫，因這個成功又引起了執筆戲劇的興致。

二、指此信如在年內寄到節日謂聖誕節。

## 七 契訶夫致高爾基

一月三日（一八九九年 雅爾達）

親愛的亞歷克舍·馬克西謨維契，兩信收到，現在一併作覆。首先是恭賀新禧，衷心的作友誼的祝福。

——至於舊的還是新的幸福，這就隨您的意了。

看來，您有點不理解我，我沒有說您寫得粗魯，我只是說您使用那些根本不是俄國話的外國語，以及平常少用的字眼，是不很好的。如果是別的作家。例如用『宿命論的』那樣的字眼，當然眼睛看過也就算了，但您的文字有音樂式的調和，中間有一根不協調的線條，我就得大聲叫喊了。當然這是趣味的問題，也許是一種不必要的癖性，或許習慣成自然的人類的保守主義，在我的心中發出來的聲音。在文章中看到『八等官』『二等大佐』等等我就會覺得親熱，可是遇到『Flirt』『Champion』（夾在文章裏的時候）就覺得衷心的厭惡。

您是自學者麼？在您的短篇中您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，而且也是真實的知識份子。您所不够的倒是粗魯。您聰敏纖美地感知事物。您的作品中最好的是草原上，木筏上——我在上信告訴過您麼？那是卓越的作品，模範的作品，其中看出一個經過良好修養的藝術家，我想我不會錯：唯一的缺點，是缺乏矜持，缺乏優雅。人爲了某一定的行動，化費最少量的動作，這便是優雅，可是您的消費中，卻使人感覺過剩。

自然描寫是藝術的，您是真正的風景畫家，只是擬人化太多了。「海在喘息，天空在眺望，草原作甜蜜的休息，自然私語着，談着，消沉着。」這種比擬常使描寫變得單調，有時迷糊而失卻明朗。自然描寫中色彩的豐富和表現的豐富，只有依靠樸素，依靠『太陽落下去了』，『天色昏暗了』，『下雨了』那種樸素的

句子才能完成。而這種樸素在許多小說家之中，您比誰都可能豐富的。

革新後的生活第一期，我不很喜歡。好像有點不大認真。契理珂夫<sup>①</sup>的短篇完全做作的，萬壘沙耶夫<sup>②</sup>的短篇，好像是根據什麼蓋本的粗糙的模倣，有一點像您的奧洛夫夫婦，粗糙的也是無味的東西。刊載着這樣的短篇是跑到遠處去的。您的基利爾加雖把地方自治會長這個人物毀壞了，大體的情調還是把握住了的。不要描寫地方自治會長，不接近的長官是不容易寫的，讀者也許會歡喜，這是一種最令人不快的沒有出息的讀者。像地方自治會長這種新機構的人物，在我就好似對『Hirt』一樣，抱着衷心的嫌惡——因此，也許我是不對的。不過我是住在鄉下的，本區和近區的那些地方自治會長我都認識，正因我認識，所以我知道這種人物和他們的事業，全然不是典型的，而是毫無趣味的東西。<sup>③</sup>——這一點，我以為我是對的。

現在談談流浪，流浪是很好的，非常誘人，不過年歲大起來，身體就笨重了，落在那裏就容易吸住。可是文學這個職業也常常被它吸引，在失敗，喪膽之中，時間很快的過去，而真的生活卻沒有看見。我那自由的過去，就好像不是我的過去，而是屬於他人的。

郵件送來了，我得看信看報。祝您健福。謝謝您的來信，謝謝您使我們的通訊這樣容易的上了軌道。

緊緊握手。

您的 A · 契珂夫

一 葉美格尼·尼古拉維奇·契理珂夫（一八六四——一九三二）作家。

二 醫生，作家，本名V·V·史米陀維奇（一八六七年——）

三 此處意謂地方自治會長應爲自由進步份子，事實上仍和官僚一樣。

## 八 高爾基致契訶夫

一月初（一八九九年 尼士尼城）

這真使我太愉快了！在您的來信中，有許多既不使我不快，而又叫我悲傷的內容。在這裏感覺到您靈魂的面貌。我覺得這是嚴峻的，它使我增加了對您的衷心的崇拜。祝福您的健康和充沛的精力。

您對生活，契理珂夫，基利爾加所說的話雖然使我不快，可是完全對的。不錯，生活在還不太認真，契理珂夫沒有多大意思，關於基利爾加那簡直是不值得批評了。對於萬壘沙耶夫的意見——我卻不能同意。我不以爲這位作者是精神豐富的，堅強的人，但在他的死衡術之後，我以爲安特萊·伊凡諾維支總算是他最高的成就了；自然對於生活還是不大够些。請您寫一點吧，安東·伯美洛維支！我鄭重地請求您，這